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歧路灯

·2·

李绿园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歧 路 灯

李绿园 著

· 2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## 第一一回

###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妗奶劝请巫婆

话说谭孝移自都门回来，傍午到家。王氏接着，便叫：“端福儿，快来瞧你爹爹来，你爹爹回来了！”端福欢喜非常，上前磕头。这夫妻、父子将近二年不曾见面，今日久离初合，亲爱自不必说。王中、蔡湘、双庆一班仆人，也都喜得主人到家，同来磕头。王中自去安插车户。

谭孝移洗了风尘，换了行装，即叫开祠堂门，行了反面之礼。吃了午饭，这一切家间事务，也没头儿问起。少顷，阎相公请见，就出来到客厅说话。王中也跟到前边，问些京中起居归途缘由。

忽一声说：“侯先生到。”王中便说：“是今年大相公从的师傅。”孝移慌忙出厅相迎。行礼坐下，孝移道：“先生奉屈舍下，小儿多领教益，尚未得致谢，何敢承此先施。”侯冠玉道：“多蒙王姐夫推荐府上教书，常自愧以为不胜其任，何敢领谢。”孝移道：“先生过谦。弟不在家，只恐简慢取罪。”侯冠玉道：“府上供用极好，贱内也颇能节俭，甚觉宽绰。”孝移道：“小儿愚蠢，先生未免过费精神。”侯冠玉道：“令郎资禀过人，三个月读了三本儿《八股快心集》，自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的。”孝移道：“感谢先生指引。”侯冠玉吃完茶，说道：“老先生才到家，料着忙迫。现在学生读的文章，选中了一道

截下题，尚未圈点，要到学中与他细讲，告辞罢。”孝移道：“今夕残步<sup>①</sup>，不敢奉谒，明日竭诚到书房拜揖。”送的出门，侯冠玉从大门转至胡同口，回碧草轩去。

孝移见冠玉说话光景，便问王中道：“适才侯先生说，王姐夫推荐。是那个王姐夫？”王中道：“大约是曲米街舅爷。”孝移道：“先生口语是外来的人，曲米街这宗亲戚，你知道么？”王中道：“听说先生内眷，与姪奶是干姊妹。”孝移略点点头儿，没再说话。

延师教子，乃是孝移第一宗事。次日早饭后，便从后门上碧草轩，带些京中物事，看拜先生。到了轩上行礼坐定，只见端福儿一个在座。因问：“王隆吉没上学么？”侯冠玉道：“打开春王姐夫烧香朝南顶去，隆吉在铺子里管账目，已多日了。”孝移道：“可惜了！是个有造之器。”又问道：“端福的《五经》读熟不曾？讲了几部呢？”侯冠玉道：“如今考试，那经文，不过是有那一道儿就罢。临科场，只要七八十篇，题再也不走；即令走了，与同经的换。要是急于进学，想取优等，只用多读文章，读下千数篇，就够套了。”孝移道：“穷经所以致用，不仅为功名而设；即令为功名起见，目不识经，也就言无根柢。”侯冠玉道：“只要多读时文，俗话说：‘好诗读下三千首，不会做来也会偷。’读的多，多就会套。‘砍的不如饊哩圆’，放着现成不吃，却去等着另做饭？这大相公聪明的很，他是看猫画虎，一见即会套的人。”孝移微笑道：“端福不甚聪明，恐画虎类犬。”遂起身向端福座位而来。掀起书本，却是一部《绣像西厢》，孝移道：“这是他偷看的么？”冠玉道：“那是我叫他看的。”孝移道：“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，如何叫他看这呢？”侯冠玉道：“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。这

《西厢》文法，各色俱备。莺莺是题神，忽而寺内见面，忽而白马将军，忽而传书，忽而赖柬。这个反正开合，虚实浅深之法，离奇变化不测。”孝移点头，暗道：“杀吾子矣！”这侯冠玉见孝移点头，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，又畅谈道：“看了《西厢》，然后与他讲《金瓶梅》。”孝移不知其为何书，便问道：“《金瓶梅》什么好处？”侯冠玉道：“那书还了得么！开口‘热结冷遇’，只是世态炎凉二字。后来‘逞豪华门前放烟火’，热就热到极处；‘春梅游旧家池馆’，冷也冷到尽头。大开大合，俱是左丘明的《左传》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脱化下来。”又说了一会话，大约语言甜俗，意味粗浅，中藏早是一望而知的。孝移细看儿子，虽在案上强作哼唧，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。大凡学生肯读书，黑脸皮儿都是秀气；不肯读书的，即是白净脸，也都是油气。这是莫之为而为的。

孝移见端福儿神情俗了，又见侯冠玉情态，更焦了十分。心中闷闷回到家中。见了王中，问道：“这先生平日做何生理？做过先生不曾？”王中道：“平日也不知道。只是听人说，这先生会看病立方，也会看阳宅，也会看坟地，也会择嫁娶吉日，也会写呈状，也会与人家说媒。还有说他是枪手，又是枪架子②。奶奶听说只供粮饭不用管饭，就应允了。”孝移默然不语。是晚睡下，细为打算：将下逐客之令，自己是书香世家，如何做此薄事，坏了一城风气；继留作幕中之宾，又怕应了京中所做之梦。千回百转，无计可施，遂暗叹道：“妇人坏事，如此可恨，他并不知坏到这个地步！”

次日清晨起来，到阎相公账房闲话。因说侯冠玉的事，阎相公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师道立，则善人多。’晚生看这侯先生，恐不足以师长之尊。”王中插口道：“不如开发为妙，大爷不

用见他的面，小的自有酌处。”孝移道：“咱家也算省城斯文之望，这般做法，后来咱怎的再请先生；叫城中读书之家，如何再请先生呢？再酌夺。”又向阎相公道：“先生者子弟之典型。古人易子而教，有深意存于其间焉。嗣后子弟读书请先生，第一要品行端方，学问淹博。至于子弟初读书时，先叫他读《孝经》，及朱子《小学》，此是幼学入门根脚，非末学所能创见。王伯厚《三字经》上说的明白，‘《小学》终，至《四书》。《孝经》通，《四书》熟，如《六经》，始可读。’是万世养蒙之基。如此读去，在做秀才时，便是端方醇儒；到做官时，自是经济良臣；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。若是专弄八股，即是急于功名，却是欲速反迟；纵幸得一衿，也只是个科岁终身秀才而已。总之，急于功名，开口便教他破、承、小讲，弄些坊间小八股本头儿，不但求疾反迟，抑且求有反无；况再加以淫行之书，邪荡之语，子弟未有不坏事者。”说罢起身而去。

回到楼下，因久客旅邸，不如在家安逸，又路途劳顿，不如安坐闲适；况到家数日，这劳身动心的事儿，一切都要安顿摆布，吩咐应酬的话，说的也多，此夕觉得疲困，睡到床上，便入梦境。到了五鼓，猛然醒了。这侯冠玉事突然上心，枕上自说道：“我一生儿没半星儿刻薄事，况且在京都中住了二年，见得事体都是宽宽绰绰的，难说到家进门来，便撵了一个先生？若是做的错了，是开封府师道之不立，自我先之矣。大伤文风，大伤雅道！此事只得放下。”等得天明时，即起身到前厅呼唤王中，说道：“昨晚说侯先生那事，做不得。”王中道：“小的也想了一夜，做的太狠，关系甚大，小的说的错了。如今仍旧照常，到九月以后，便不显痕迹。”孝移点头。

仍回楼下。

未及进门，双庆来说：“孔老爷来了。”孝移穿楼过庭，前院迎客，让至厅上相见，为礼坐下。少时，程嵩淑、张类村、苏霖臣，前后不约而至。不过把京城守候将及两个年头方得引见，总是“不睹皇居壮，安知天子尊”二语可尽其概。诸公辞去。

到了次日，盥洗更衣，想要回拜来客，忽而端福儿抱着一部书儿到跟前。孝移接过看时，乃是一部《金瓶梅》，问道：“谁叫你拿的？”端福道：“先生说，爹爹没见过这一部书，叫我拿到家里，叫爹爹看。”孝移接过一看，猛然一股火上心，胃间作楚，昏倒在地。王氏急急搀起。这胃脘疼痛病犯了，少不得覆被而寝，呻吟之声不绝。

邻舍街坊，都知孝移带衔荣归。这日大家商量聚齐，登门叩喜。王中不得已，以家主染病回告，众人道：“远路风尘，休息两日，待好时，我们再来叩问。”又来了几家铺子房客，王中也是这样答应。是日孔耘轩来望亲家，王中说明了，孝移叫请至楼下。拥被而坐，单候耘轩叙阔。耘轩是内亲，又是契友，径至榻前探问。二人说不几句，只见孝移眉目蹙然，想是作楚之甚。因问：“孝老从未有此病，何以突然患此？”孝移道：“昨年在京，已有此病根，不料今日又犯了。幸是到家，若是路上，更要吃苦。”耘轩不敢多坐，辞别而去。侯冠玉亦来问病——不知东家主仆商量的话也——孝移叫端福儿对说，病中不能会客。

又一日程嵩淑、苏霖臣、张类村同来探问，孝移急欲相会，又恐病躯难以久劳，不得已，只得叫王中请到楼下。大家略叙一叙，三位客一茶即去。因此谭孝移远归有病，一城

中都晓得了。

却说本城新任医官董橘泉，听说谭孝移患病，又有声望，又有钱财；若治好，又有名，又有利，只是无路可进。猛然想起旧年两学老师曾与谭宅送过匾，便来央陈乔龄一荐。这陈乔龄即差胡门斗，拿一个名帖儿，一来候病，二来荐医。王中拿帖儿说了，孝移吩咐致谢，即请所荐董先生来。这也是胃脘痛的急了，恨不哩一时就要好的意思。不多一时，董橘泉到了，客厅一茶，便来楼下看脉。

橘泉见楼厅嵯峨，屏帐鲜明，心下暗揣：这必是平日多畜姬妾，今日年纪，不用说，是个命门火衰的症候。及到床前，孝移拥被而坐，方欲开言，董橘泉说：“不可多言伤神，伸手一看便知。”孝移伸出左手来，橘泉用三个指头候脉。只见指头儿轻一下，重一下。又看右手。橘泉摇头道：“保重！保重！却也必不妨事。两寸还不见怎的，关脉是恁的个光景，只有尺脉微怕人些。老先生大概心口上不妥的要紧。”孝移道：“疼的当不得，求先生妙剂调理。”橘泉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不过是一派阴翳之气痞满而已。保管一剂便见功效。我到前边开方罢。”孝移道：“感谢不尽。”

端福儿同王中，引董橘泉到账房来，阎楷接着，行礼坐下。橘泉拿起笔来，要一个红帖儿，落笔如飞，写了一个八味汤官方。王中执方取药，橘泉便向阎楷说道：“我立方不比别人，一定要有个汤头，不敢妄作聪明。即如适才立那个方，乃是张仲景治汉武帝成方。六味者阴也，桂附者阳也，一阳陷于二阴之中，乃是一个坎卦。老先生命门火衰，以致龙门之火，上痞冲于心胃。只用这桂附补起命门真火，那痞满之气自消，何能作疼？所谓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是也。且是王

叔和脉诀上——”说犹未完，王中已到对门铺子取回药来。董橘泉展开药包把肉桂嚼了一嚼，说道：“还不是顶好的交趾桂。这茯苓片子也不是真云苓。拿到后边，权且煎吃罢。”

不说董橘泉在前边与阎楷说那孙思邈、朱丹溪古今医道。单说孝移吃了八味汤，到晚上便觉热起来。夜间吃酒时，王中向董橘泉说：“吃了药，热的要紧。”橘泉道：“吃了桂附，岂有不潮潮之理。”吃完了酒，董橘泉便在账房里睡。到了半夜，后头一片说：“热的当不得！”王中又来拍门对说。橘泉只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我看那肉桂不真，也就怕助起邪热来。若是真正交趾桂，再无此理。”挨至后半夜，病体才觉清凉些。橘泉见不是路，清晨起来，对阎相公说：“我今日还要上杞县，杞县程老爷请，说今日马牌子要来。待我从杞县回来，再来看。全不妨事。”阎楷只得送出大门，一拱而去。

却说昨日王中取药之时，半半堂药铺里住着一位外来的医生，叫做姚杏庵，拿过方子一看，便摇头道：“太热！太热！只恐不受。”果然吃了药，热将起来。王中想在心头，又见董橘泉走了，便向王氏道：“日前去取药时，铺子里姚先生，就知道要热起来。或者那姚先生药理不错么？”王氏是着急之人，得不的一声，即命王中请姚先生来。对门不远，王中便去相请。姚杏庵到了账房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昨日见了那方子，便知道是胡写哩。待我到病前一看。”王中又叫端相公引到病房。坐下，看见孝移满面发红，便道：“这是些小之病，何用峻补。”看了一遍脉，说道：“左心小肠肝胆肾，右肺大肠脾胃门。这右关脉浮洪而散，明是脾胃之症，与尺脉何干干涉？”孝移听说脾胃二字，是说投的。这姚杏庵辞去，到了前边，王中请进账房，杏庵道：“不用开方，你随我到铺子里罢。”果然王

中跟着，杏庵跳进半半堂柜台里边，扯开药厨，这斗子一捏，那包子一撮，又在臼子里擂了一味，早攒了一剂承气汤。因见病不受补，便泻的大胆，大黄用了八钱，外加芒硝一撮。

这孝移娇嫩脾胃，兼且年过五旬，那里当得这狼虎之药。吃到腹内，移时便泻。一夜泻了十余遍，床褥狼藉不堪，还泻之不已。一家子通夜没睡。五更时，王中开门，来对门叫门，说大泻不止。姚杏庵那里还敢开门。只听得柜房内高声喊道：“大黄者，大将军也。有病以当之。不怕，不怕。”再也不言语了。

本来谭孝移不过是不服水土，又有些郁结，原非丧命之病。两个盲医生，一个峻补，一个洞泻，遂弄成一个大病。古人所以说出两句话来：

学者若不知医，比之不孝不慈。

却说次日姜潜斋陡然听说孝移病势已重，吃一大惊，急忙骑马来看。到门前恰遇孔耘轩。二人径至榻前。见孝移顿改前容，大加着急。王氏也不避客，站在楼西间里听说话。王中也在卧房外擎茶伺候。端福坐在床边，孝移气息奄奄，不能多言。王氏便说：“用药吃亏。”潜斋道：“药非轻易吃的。但看好医生用药投症，直如手取一般，就知盲医生用药乖方，不用说就如手推一般了。如今不如不用药罢。”耘轩道：“草根树皮，总不如谷食养人。如今不如只以稀粥软饭将息自好。”王氏道：“先生、亲家的话，我记着就是。”二人不敢久坐，径至前厅。说了两三句久未聆教的话，又叹息了一回。耘轩说：“孝移气色不好，甚为可虑。”潜斋吩咐王中道：“不如意的事，万不可令病房知道，恐怕动气。你大爷是个郁结之症，我在

京已知道最清。”王中道：“小的晓得。”说着，早已落下泪来。二人怏怏而去。

到午后，曲米街曹氏，引着王隆吉到来。见了姐姐，便说：“他舅从南顶回来，又上亳州去。姑爷从京中回来，我并不知道。今早方听地藏庵范师傅对我说，‘萧墙街谭山主京中回来病了。’是他在这街里化缘，听说的。我所以急来问问，也没拿礼来。”王氏道：“亲戚们何在礼不礼，这就是您妗子关心。”话犹未完，侯师娘董氏，也从后门进来，王氏迎让坐下，就说起吃药坏事的话。曹氏便道：“咱曲米街火神巷内，有一个赵大娘，顶着神，才是灵验有手段。明日你可去神堂里问问。”王氏道：“我如何能出门？况他姑夫那个性子，也不敢去。”董氏接口道：“我在东街住时，常见赵大娘与人家看病。神是活神，许人请轴子。”王氏道：“也罢。您妗子早些回去，替我请他，连轴子请来。把法圆师傅也请来，好替咱神前回话。只是要悄悄的。坐斗利市钱，我不少他的。等好了谢神时，就不怕他姑夫知道了。”只听楼下一声要茶，王氏起身答应，大家都走了。端福自送妗子、师娘出后门而去。

次日，曹氏、法圆带领巫婆，先到侯先生家。王氏闻信，叫众妇女，打楼东边过道过前边去，到了客厅。这赵大娘，才三十四五年纪，拿腔做样，也都为了个妇人礼儿。赵大儿斟茶吃讫，把厅门子关了，挂上轴子。果然轴子上，上下神祇有几十个。王氏拈香磕下头去。只见赵大娘打呵欠，伸懒腰。须臾，眼儿合着，手儿捏着，浑身乱颤起来。口中哼哼，说出的话，无理无解，却又有腔有韵。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道：“香烟缈缈上九天，又请我东顶老母落凡间。拨开云头往下看，又只见迷世众生跪面前。”法圆便叫王氏跪下。王氏道：“我

不会回话。”扯住法圆也跪了。法圆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只为谭乡绅有病，求老母打救打救。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！”赵巫婆又哼起来：“昨日我从南天门上过，遇见太白李金星，拿出缘簿叫我看，谭乡绅簿上早有名。他生来不是凡间子，他是天上左金童。只因打碎了玉石盏，一袍袖打落下天宫。”法圆道：“怪道谭山主享恁般大福，原来不是凡人。”

且说王中正在账房与阎楷纳闷含愁，忽听客厅有唱歌之声，吃了一惊。急走在榻子外边一听，却原是跳神的，急的一佛出世，慌忙把大门锁了，怕有客来。忙从东过道走到楼院，却不见一个人。原来他的女人赵大儿，及德喜儿、双庆儿，都在客厅看跳神。王中急叫赵大儿，悄悄骂道：“我叫你死哩！你快去楼下，看大爷要茶要水。”连德喜儿、双庆儿，都叫站在院里。王中恐怕家主知觉，定然火上加油。自己也不敢走开，站在当院，以图支吾遮掩。又听的前边的声音，一发高了，王中不得已，嚷道：“小德喜，还不低声，不怕惊醒大爷打你么？”那客厅声音也就小了。少时，前边回了神，烧过送神纸马，无非神许打救，王氏许地藏庵神前龙幔宝幡的话。还说，今夜黄昏，要办面人、桃条、凉浆水饭，斩送的事。不必细述。

少顷，只见一班妇女，从闪屏后出来，法圆拿着神轴，侯师娘也跟着。王中见这胡闹光景，只得背着脸，让他们过去。恰喜此时孝移睡着，不曾听见。一班妇女，都进厨房坐下。王中到底不放心，走在厨房门首，向姑子说道：“范师傅，宅下待你不薄，你也事无不经，诸事要你小心。”法圆已知其意，答道：“我明白。”这是王中镇压法圆的意思。众人俱不能解。因此把斩送的事，法圆自行开打。吃罢午饭，连坐斗利市，都

有人取的拿去，一行走了。

次日，法圆于观音灵课中，拣了一个吉祥帖儿，送与曹氏。说是在观音面前，替王菩萨抽的，是“病必痊，讼必胜”的好签。还叫徒弟描了一个不真不全的字条儿，着隆相公秘送与谭宅女山主。王氏收了，心中感谢不尽。

这正是：

久羁燕邸未曾回，牝政初成祸已胎，  
那料太阳云又罩，千奇百怪一齐来。

## 注 释

①今夕残步：旧日拜访师友，以在午前专程往拜为敬重，因称日夕或趁他事之便兼往为残步。②枪手、枪架子：科场中代人入场者，俗称枪手；设谋包揽这种事情的人，叫做枪架子。

## 第一二回

###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婿

话说谭孝移卧病在床，有增无减，渐至沉重。一来是谭宅家运，有盛即有衰；二来是孝移大数，有生必有死。若是孝移享寿毫耄，这端福儿聪明俊秀，将来自是象贤<sup>①</sup>之裔，此一部书，再说些什么？少不得把一个端方正直之士，向那割爱处说了罢。

那一日，孝移在床上睡着，脸儿向外。猛然睁开眼时，见端福儿在小炉边，守着一洋壶茶儿，伺候着父亲醒了，好润咽喉。孝移端相了一地，眼睁睁不久成了寡妇之子，其母又恁般糊涂溺爱，将来不知如何结果。忍不住叫了一声道：“儿呀！”只叫了一声，腮边珠泪横流，这第二句话，就说不上来了。定省一会，问道：“你娘哩？”端福含泪答道：“我娘一夜没睡，往东楼下歇息。叫我在这里守着爹爹。”孝移道：“劳苦了，休惊动他。你去叫王中来。”端福果然叫的王中来。王中站在门外，不敢进卧房来。孝移道：“我病已至此，你进来伺候不妨。”王中进去，孝移叫王中：“垫起枕头，扶我坐一坐儿。”孝移靠住枕头坐了，王中退立门边。孝移不觉又是满脸流泪，叫端福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你今年十三岁了，你爹爹这病，多是八分不能好的。想着嘱咐你几句话，怕你太小，记不清许多。我只拣要紧的话，说与你罢。你要记着：用心读

书，亲近正人。只此八个字。”端福道：“知道。”孝移强忍住哭说道：“你与我念一遍。”端福道：“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。”孝移道：“你与我写出来我看。”端福果然寻了一个红单帖，把八个字写在上面，递于父亲。孝移把红帖放在被面上，手扯住端福儿手，已再也忍不住，遂呜呜咽咽大痛，说道：“好儿呀，你只守住这八个字，纵不能光宗耀祖，也不至覆家败门；纵不能兴家立业，也不至弃田荡产。我死后，你且休埋我。你年纪小，每年到灵前烧纸，与我念一遍。你久后成人长大，埋了我，每年上坟时，在我坟头上念一遍。你记着不曾？”这端福儿也痛的应答不来，伏在床沿上，呜呜的哭起来。

孝移看王中时，王中早低头流泪，把胸前衣服，已湿了一大片。孝移因叫王中道：“你过来。”王中走向床前，孝移接道：“你伺候我这一辈子，一星诡儿也没有。家中也着实得你的力。我死后，想把大相公托付与你，照应他长大成人。你久后不愿在宅内住时——端福儿，你听着：久后城南菜园地二十亩，南街鞋铺两间门面、一进院子，连那鞋铺三十两本钱，都与了王中。”王中哭声嘶嘶，说道：“爷呀，不用说这话。小的死也不肯出去。”孝移道：“你却不知我虑事深远。如今口说无凭，也难与你立个字迹，你只与大相公磕个头，久后便是作准的。”王中哭道：“大爷养病要紧，这些伤心话儿少说，恐怕越添上心中不受用哩。”

话犹未尽，王氏在东楼睡醒，到了堂楼下。只见三人都是满脸流泪。王中退出房门以外，一发泪如泉涌。王氏心中暗道：“这二十五日，就是退灾日期，何必恹惶。”因说丈夫道：“你再休要这样，越掏漉的病不好。谁家就不害个病，越放宽心，那病自然好的快。你要过闷时，叫王中请姜先生、孔

亲家来，说几句知心话儿，你心里宽绰些。再进些饮食，那有不好之理。”这话正说着孝移心思，为王氏一生未有的正经想头。即叫王中：“吩咐宋禄套车，你去请去。”

方套车时，孔耘轩已备的礼盒，到了门首，孝移即叫请来说话。王中坐车，到了半路，迎着娄潜斋步行而来，小厮提着一盒儿雪糕。一同坐到车上，一路回来。潜斋进的病房，只见耘轩亦在，各不行礼，竟自坐下。先问：“这两日何如，可觉好些么？”孝移满眼噙泪，点着头，喘着说道：“我这病多分是难望好了。我别无牵挂，只是一个小儿，是潜老的徒弟，耘老的女婿，你我一向至交，千万替我照料。我不能起来与二公磕头，我心里已磕下去了。”二人齐声道：“养病要紧，闲话提他做甚？”二人口中虽是硬说，不觉泪已盈眶，却强制住不叫流出来。孝移又叫端福儿近前说道：“我今日把你交与你二位老伯……”

语音未绝，只叫得一声疼，只见浑身乱颤，就床上把被子都抖的乱动起来。王氏慌了，急进去按住抚摩。娄、孔二人，只得躲出来，站在外间顿足挫手，无法可施。王氏哭道：“他二位老伯，千万休走，与俺娘们仗个胆儿，就住下也不妨。”娄、孔二人道：“岂有走了之理。”少顷，只见孝移满面流汗如洗。略定帖了一会，也就不能言语，间作呻吟之声而已。娄、孔二人无奈到了前厅坐下，闷闷相对。王氏坐在床沿，涕泗交流，不敢高声。福儿一头抵住屋樞子，哭个不已。王中前后院乱跑，干生撩乱。挨至日夕，还呷了两口稀汤。到了半夜，竟把一个方正醇笃的学者，成了一个君子曰终。正是：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惟有正人偏感人。

却说谭孝移大数已尽，一灵归天。王氏伏在床上，哭了个天昏地暗。端福儿就地打滚，号咷不止。赵大儿傍着主母哭。宋禄、蔡湘、邓祥在马房里哭。两个孀妇在厨下哭。阎楷在账房哭。德喜儿、双庆儿在院里哭。王中在楼外间，望着尸床哭。娄、孔二人不好进楼去，只在客厅闪屏后，望着楼门，泪如贯珠。这一声哭，惊动了左右邻舍睡不稳，都起来探听，个个都道：“好人，好人，好正经读书人！”

这谭家整整哭了半夜，天已明了。还不曾说到后事。娄、孔二人，把王中叫在前厅，阎楷也从账房来。王中磕下头去。起来，娄潜斋道：“目下棺木是头一件紧事。”王中哭道：“我大爷这病，原指望是好的，棺木其实没备。”阎楷道：“旧年泰隆号掌柜的孟三爷得了紧症，用银五十两，买了王知府坟里一棵柏树，做成独帮独盖一具寿木，漆的现成的。后来病好用不着，寄在城隍庙里。他现住着咱的房子，与他一说，他若肯时，不过准了他八十两一年房租。”耘轩道：“这就极好。阎相公你就去办这件事去。”阎楷去了一会，侯先生也到厅中。阎楷回来道：“一说就成，只用抬来就是。”潜斋道：“有了棺木就好了。这也是谭兄吉人天相。”侯冠玉道：“《赤壁赋》上不云乎，‘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’。正所谓‘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’。原是这个道理。”王中差人去抬。抬来时，果是一具好棺木，漆的黑黝黝的，放在厅中。娄、孔二人又料理了六品冠带。到了饭时，二人要回去，王中那里肯放。娄潜斋道：“午后便到。看了含殓，还要都住下，明日好料理送讣、开吊的事。”王中一定留吃饭，二人不肯。王中再三，侯冠玉道：“你不懂得，‘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’不如我们一同去罢。”王中送至大门，说道：“爷们午后早来。”耘轩道：